

語言接觸視域下回鶻語狀語從句歷史變化考察

葉爾旦

新疆大學

提要

佛教文獻是回鶻語存世文獻的主體部分，這些文本基本保持以一種回鶻語的書面語言寫成。學者們基於突厥語族語言的歷史發展，普遍認同這種書面語言在隨後的幾個世紀中基本保持不變。如果將回鶻語譯本語言與原典語言進行平行比較可以發現，回鶻語譯漢文佛教文獻語言的形態句法系統呈現明顯的歷史發展變化。基於此，本文以若干回鶻語譯漢文佛教文獻為例，考察回鶻語狀語從句歷史發展變化。通過與漢文原典的平行比較可以發現：回鶻語譯者除了使用回鶻語固有的核心句法手段功能對應漢文原典句法結構以外，狀語從句中連詞使用的比例也逐漸增多，主句句首位置常使用與原典固定對應的引導詞，還類推出多種關係名詞結構。最終，回鶻語譯漢文佛教文獻語言呈現更加顯赫的分析型句法特徵。回鶻語狀語從句的歷史發展進一步證明了佛經翻譯這一非自然語言接觸現象對語言發展的影響。

關鍵詞

佛教漢語，佛教回鶻語，佛經翻譯，語言接觸，狀語從句

1. 引言

佛教文獻是回鶻語存世文獻的主體部分。誠如所有佛教信眾那樣，回鶻佛教信眾也熱衷於佛經翻譯，一方面是為了滿足寺院的需要，另一方面則是為了向大眾宣傳佛教教義。儘管這一翻譯活動的開端並不明確，但這些文本基本保持以一種回鶻語的書面語言（y 方言）寫成，並在隨後的幾個世紀（10 至 14 世紀）中基本保持不變。這種書面語言與回鶻語世俗文獻語言表現出明顯的差異，¹ 本文暫稱之為“佛教回鶻語”。² 這種古典時期的書面標準語言基於對不同源語文本的翻譯而逐漸確立：早期始於對吐火羅語原典的翻譯，並在第一個千年之交轉向漢文原典，晚期則主要來源於藏文文獻（Zieme 1992: 18）。³ 從已刊布的回鶻語佛教文獻來看，漢地佛教以及漢文佛教原典是其主要來源。那麼，佛教漢語對這一回鶻語書面語言的形成是否存在接觸性影響，尚未有較為全面的討論。

目前，對回鶻語佛教文獻的語言學界已形成基本共識。相關綜合語法中，有關古代回鶻語的語言描寫主要著眼於突厥語族語言所表現的整體性歷史變化展開，並未過多考慮佛經翻譯這一非自然語言接觸現象對回鶻語形態句法歷史發展所產生的可能影響，更不必說與漢文原典進行比較研究。⁴ 對於這一問題，日本學者庄垣內正弘（1991, 1993a, 1993b, 2008）在其回鶻語譯阿毗達磨文獻的系列研究中，著重討論了元代回鶻

¹ 回鶻語文獻同樣存在相當數量的世俗文獻，主要包括：契約文書、敕令、書信、碑刻等。世俗文獻多保持以統一的文書格式書寫，其語言相對較為簡單，並無較多複雜的邏輯語義關係的表達，更不必說邏輯語義層級堆疊的複雜語篇。就回鶻語本體研究而言，世俗文獻語言主要體現了回鶻語核心粘著性語言特徵，故相關語言研究中甚少涉及世俗文獻語言，這實與這一類文本自身的文獻特性有關。

² 本文於此暫用“佛教回鶻語”這一術語，意在強調回鶻語佛教文獻語言與其他文獻之間語言存在的明顯差異，這一術語的使用主要參照了我國近二十年以來漢語史中古漢語研究的重要議題之一——佛教漢語研究。“佛教混合漢語”主要指中國歷史上由梵語等不同源語原典翻譯而成的漢語佛教文獻的語言，以及由這種語言寫成的相關著述等。這一術語的使用集中體現了漢譯佛教文獻語言中漢語與大量原典語言成分混合、文言文與大量俗語和不規範成分混合的特點，其與其他中土文獻語言存在明顯的差別，是漢語一種非自然產生的獨特變體（朱慶之 2009: 9）。這一術語由國內學者朱慶之（1992）等學者參照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佛教混合梵語’提出（Edgerton 1953）。

³ 關於佛教回鶻語的歷史發展，學界普遍認同這一線性發展路徑。然而，近年來的一些研究發現，諸如《彌勒會見記》等吐火羅語佛教文獻的回鶻語譯本中，尚有一些明顯是仿譯自漢語的佛教術語而非是梵語或吐火羅語佛教術語的音譯形式。這從側面證明當時可能存在漢語、吐火羅語譯場之間的互動機制，也進一步說明當時回鶻佛經翻譯系統的多元複雜性，並不能簡單地概括為線性發展（阿依達爾·米爾卡馬力 2025）。

⁴ 目前，學界通行的有關回鶻語的綜合語法主要有：馮·加班（von Gabain 1974）所著 *Altürkische Grammatik*（《古代突厥語語法》，耿世民 2003 年譯）、厄達爾（Erdal 2004）所著 *A Grammar of Old Turkic*（《古突厥語語法》，劉釗 2017 年譯）等。

語譯本語言特點，並將譯本中部分與漢文原典語言呈現明顯對應的現象稱之為“定型語法”。阿依達爾·米爾卡馬力（2007）基於其對敦煌所出回鶻語佛教文獻的研究，同樣認同回鶻語譯本所呈現的這種程式化特點。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本文旨在漢文原典與回鶻語譯本平行比較的基礎上，以狀語從句為考察對象，嘗試說明佛教回鶻語與佛教漢語在句法層面所呈現的對應關係，以及回鶻語狀語從句表現出的歷史發展變化特點，並依據上述信息推導出回鶻語狀語從句句法編碼邏輯中可能受到的佛教漢語接觸影響。本文所考察的狀語從句依據 Kortmann（1997）的分類標準，主要選取時間狀語從句、原因狀語從句、假設條件狀語從句以及讓步狀語從句，關注句法表層結構、句法標記對應關係、編碼邏輯、接觸影響等內容。所依托的語料以八世紀初漢文佛典《金光明最勝王經》的回鶻語譯本為主，並輔以其他回鶻語譯漢文佛教文獻。⁵ 同時，在確認狀語從句句法結構的歷史分布時，參考比較不同原典語言佛典的回鶻語譯本。⁶ 綜上，全文章節安排如下：第 2 節簡要概述回鶻語狀語從句的核心形態句法特點，第 3 節詳細討論回鶻語狀語從句表現出的非典型的分析性區別特徵及其歷史發展變化特點，第 4 節論述回鶻語狀語從句所表現出的接觸影響，第 5 節則為全文結語部分。

2. 回鶻語狀語從句概觀

回鶻語狀語從句在句法層面主要通過在小句非謂語動詞後粘著副動詞標記（converbs）編碼，主句的謂語動詞則綴接時、語氣標記。從形態角度來看，回鶻語

⁵ 回鶻語譯《金光明最勝王經》依據唐·義淨本（《大正新脩大藏經》T16，no. 655），譯者為尉遲八里人（今新疆吉木薩爾縣內）勝光法師（OU. *Šiṅko Šāli Tutuṅ*）。學者們據該文獻之序言殘片（*U 9139 [T II Y 37]）大致考訂其譯製時間為 1022 年（Rachmati 1936: 54, 80–81; Zieme 1976, 1989; Kasai 2008: 76–80）。就其譯文語言而言，最早刊布該文獻俄羅斯聖彼得堡本的俄國學者拉德洛夫、馬洛夫認為其語法及詞彙特點部分體現了 8、9 世紀的回鶻語摩尼教文獻的語言特徵，可以將之看作是回鶻語譯佛教文獻承上啓下關鍵時期形成的文本。同時，該文獻無論是從其明確的漢文原典，還是從文本完整性（包含敘事、偈頌以及儀軌等不同文體文本）以及體量來看，都是進行語言比較研究極佳的文獻語料庫。

⁶ 本文所依托的語料篩選自初唐至盛唐時期漢文佛典的回鶻語譯本，漢文佛典語言屬於中古時期晚期階段，主要有唐·義淨本《金光明最勝王經》的回鶻語譯本（劉釗新著綜合校勘本，即將出版），引文記作 Suv.；其他漢譯回鶻語譯本還包括唐·玄奘本《般若波羅蜜多心經》（Yakup 2010: 223–234），引文記作 *Hṛdaya-sūtra*。行文討論中，為明確回鶻語狀語從句表現出的歷史變化，所使用的對比語料則篩選自《彌勒會見記（哈密本）》（耿世民 2008）；敦煌地區廣泛傳播的疑偽經《佛說天地八陽神呪經》（Oda 2015）不同階段的修訂譯本；以及譯自藏文薩迦派密教文獻《上師瑜伽》（Kara & Zieme 1977）。

副動詞後綴主要有兩類：一類為簡單副動詞（primary converbs），⁷一類為複合副動詞（secondary converbs）。簡單副動詞相對而言結構晦暗，部分形式的形態結構較為明確，某些形式的派生形式則仍未有定論；複合副動詞則多由動名詞（verbal noun）、形動詞（participle）與格標記、後置詞複合派生而來。從其語義來看，簡單副動詞的核心語法意義多表達前後事件的同時性以及時序關聯，其他諸如原因、轉折抑或是單純並列等意義則需通過上下文語境獲取，故也有學者稱這一類副動詞為“語境副動詞”（contextual converbs, Erdal 2004: 472）；複合副動詞的語法意義則是所有複合各部分的語義之和。

2.1. 簡單副動詞

回鶻語中簡單副動詞主要有 $-(I^4)p$ 形式副動詞、 $^8-(y)A^4$ 形式元音副動詞、 $-mA^2Tl^2n$ 形式否定副動詞、 $-GA^2Il^2$ 形式目的副動詞以及 $-sA^2r$ 形式條件副動詞。在回鶻語譯漢文佛教文獻中，它們與佛教漢語中不同的虛詞成分（如介詞、體助詞以及連詞）功能對應。

$-(I^4)p$ 形式、 $-(y)A^4$ 形式副動詞是回鶻語中最常見的副動詞，其句法功能多與時間性相關：（一） $-(I^4)p$ 形式副動詞多表示前後事件的時序關聯，在句法層面上將線性排布的多個小句串連為小句鏈，或者與漢語不同的次序副詞（先 / 首先、次、然後）的對應形式複合，形成層級分明的小句鏈語篇；（二） $-(y)A^4$ 形式元音副動詞也起到事件連接的作用，但更多表示同時性事件。此二副動詞多與佛教漢語中意合的小句鏈或小句鏈中的完成體助詞“已”、同時性後置標記“時”功能對應，如例（1）、（2）、（3）：

(1) a. Chi-Suv. 卷 6 : 425a21-22 請召我時應誦此呪。

b. OU-Suv. IV. 445/4-6

mini oqī-yu ötün-ü bu d(a)r(a)ni-g sölzä-zün.

我 =ACC 召 -CONV AUX-CONV 此 咒 -ACC 念誦 -IMP.3SG

（應請召著我而念誦此咒。）

⁷ 回鶻語簡單副動詞主要有三種不同的語法功能：（i）綴接於實義動詞後，與助動詞複合構成助動詞結構，具有表情態、視點體、敬謙等多種語法意義，如：能力情態 $\{-(y)A^4 u-\} / \{-GA^2 Il^2 u-\}$ ‘能夠……’、完成體 $\{-(I^4)p \text{ tükäd-}\}$ ‘V 已’、由上至下的敬稱 $\{-(y)A^4 y(a)rliqa-\}$ ‘敕……’；（ii）引導主次複句；（iii）引導狀語從句。本文主要討論其編碼狀語從句的句法功能。

⁸ 回鶻語形態標記形式中元音字母的上標形式，表示在元音和諧規則制約下該形態標記的多種音位變體形式，其中 A^2 表示非圓唇元音 $a/\bar{a}$ 高、低的二元交替， A^4 表示元音 $a/\bar{a}$ 、 $u/\bar{u}$ 高、低與圓、展的四元交替， I^2 表示、非圓唇元音 $i/\bar{i}$ 高、低的二元交替， I^4 表示元音 $i/\bar{i}$ 、 $u/\bar{u}$ 高、低與圓、展的四元交替， U^2 表示元音 $u/\bar{u}$ 高、低的二元交替。輔音字母的大寫形式則表示清濁交替制約下該輔音的不同清濁形式，其中 G 表示軟腭音 $g/\gamma/q/k$ 強、弱與前、後的四元交替、D 表示清、濁齒音 d/t 的二元交替。

- (2) a. Chi-Suv. 卷 5 : p. 425c16 時大梵王聞此說已，白菩薩。

b. OU-Suv. V. 382/13-17

*ol ödün uluḡ aḡura bu saw-iḡ äšid-**ip** ol*

那時 大梵王 此 說 -ACC 聞 -CONV 彼

alokačintamani atl(i)ḡ bodis(a)tv-qa yänä ikilayü ötün-ti

稱名如意寶光耀的菩薩 -DAT 又 再次 問 -PAST.3SG

（那時，大梵王聽聞此言，（然後）又再次向那稱名如意寶光耀的菩薩敬問。）

- (3) a. Chi-Suv. 卷 5 : p. 423c3-4 先稱諸佛及菩薩名，至心禮敬，然後誦呪。

b. OU-Suv. V. 356/19-22

'äḡ öḡrā *burḡan-lar bodis(a)t(a)v-lar aḡ-**i-n** aḡa-yu*

首先 佛 -PL 菩薩 -PL 名 -POSS.3SG-ACC 稱念 -CONV

*yinčürü töpü-n yūkün-**ip** antata basa temin ök*

頭頂 -INSTR 頂禮 -CONV 然後 才

bu d(a)r(a)ni nom-uḡ sözlä-miš k(ä)rgäk.

此 持咒法 -ACC 念誦 -PTCP 應該

（首先應稱念著諸佛、菩薩名而頂禮，然後才念誦此持咒法。）

從上述例文可見， $-(I^4)p$ 形式、 $-(y)A^4$ 形式簡單副動詞主要起到事件時序連接的作用，這些事件既可以是同時性的，如例（1）；也可以是先後相續的，如例（2）。當原典中先後相續的事件表現出顯著的層級關係時，回鶻語譯文在通過 $-(I^4)p$ 形式副動詞連接前後事件的同時，再複合不同的次序副詞標記，如例（3）。需注意的是，回鶻語中固有的先後事件層級關係表達主要是通過 $-(I^4)p$ 形式副動詞線性編碼串連的，其層級關係多需要讀者通過語境獲取；而在漢文原典語言複句結構影響下，回鶻語譯文中開始廣泛使用與漢文原典中的次序關聯副詞形成對應的副詞或超詞短語標記。

時序關聯是上述兩個簡單副動詞的核心句法功能。它們功能對應的複句在漢語傳統語法中被劃歸至聯合複句中的連貫複句。現代句法研究中，一些學者認為此類複句是除並列、從屬複句以外的第三類小句依存關係表達，即“主次複句（co-subordinative）”（Foley & Van Valin 1984; Aikhenvald & Dixon 2005; Van Valin 2021）。在現代突厥語族語言的研究中，這一複句也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Ótrott-Kovács 2015: 92–97; Jumabay 2023）。需要注意的是，為了與佛教漢語中此類複句形成對應，佛教回鶻語基於自身固有句法手段，在後一小句句首頻繁使用與漢文原典關聯標記（關聯副詞、連詞以及超詞短語）形成對應的句法成分，如例（3）中關聯副詞“然後”的

回鶻語對應短語 *antata basa* 〈那裡 (=LOC)-LOC+POSTP〉‘在那之後’。主句句首位置成為佛教回鶻語複句編碼的重要句法位置。同時，這些標記在漢文原典句法標記語法化路徑的影響下，還進一步從時序關聯標記變語法化為邏輯關聯標記或者語篇連接標記，用於對應佛教漢語狀語從句中不同的主句標記，這是回鶻語句法歷史發展進程中重要的變化。

除上述兩個常見的副動詞外，-GA²II² 形式副動詞主要編碼目的狀語從句，與漢文原典中目的介詞“為”或框式目的介詞{為……故}功能對應，如例(4)。-sA²r 形式副動詞則主要編碼假設條件，漢文原典假設條件連詞{若……，則/即/便……}或框式結構{若……者/時}功能對應，如例(5)；它還與表示重複或強調義助詞 *ymā* 複合編碼讓步狀語從句，與漢文原典讓步複句結構{雖(復)……，然/而……}功能對應，如(6)。

- (4) a. Chi-Suv. 卷 8: p. 442b19-20 **為**利有情故，問我治國法，我說應善聽。

b. OU-Suv. 549/20-23 - 550/1-4

*asīy tusu qıl-**yalı** qamay tınl(i)γ-lar oylan-lar-i-ŋa, el uluŝ başla-γu*
 利益 作 -CONV 一切 有情 -PL-POSS.3SG=DAT 國家 治理 -VN
törü-si-n ötüñür sizlär ayıt-u, anı ämti
 法 -POSS.3SG-ACC AUX-POL.AOR.2PL 詢問 -CONV 彼 =ACC 現在
m(ä)n ay-ayın tetrü ädgüti tıñla-ŋlar.
 我 講 -OPT.1SG 仔細認真地 聽 -IMP.2PL

(你們為利益一切眾生而詢問治國之法，我現在說彼，你們要仔細認真聽。)

- (5) a. Chi-Suv. 卷 6: p. 432b15 **若**能依教奉持經，智慧威神皆具足。

b. OU-Suv. IV. 454/ 11-14

*u-**sar** sizlär γ(a)rlıy-ča buyan ädgü qıl-**yalı**,*
 AUX-COND.2PL 教 -EQU 功德 作 -CONV
bilgä bilig çoy yalın tükäl bol-γay barça-niñ.
 智慧 威神 具足的 COP-OPT.3SG 全部 -GEN

(若你們能依教作功德，(你們)全部的智慧、威神便會變得具足。)

- (6) a. Chi-Suv. 卷 8: p. 442b25 **雖**生在人世，尊勝故名天。

b. OU-Suv. VIII. 550/16-18

*tuy-**sar** **ymā** yalañuq-ta kiŝi-lär-niñ yer-i-n-tä,*
 生 -COND.3SG PTCL 人 -LOC 人 -PL-GEN 世 -POSS.3SG-LOC
yeg ayaylıy bol-maq-tün anın t(ä)ñri tep tet-irlär.
 尊勝 COP-VN-ABL 所以 天 QUO COP-AOR.3PL

((梵王) 雖然生於人世，(但) 因為(他) 是尊勝的，所以稱是“天”。)

2.2. 複合副動詞

回鶻語中複合副動詞多由名詞化標記（動名詞、形動詞）與格標記、後置詞複合派生而來，在形態上並不高度虛化。⁹ 這類副動詞的語義較為單一，複合形式的語義核心多由格標記、後置詞來承擔，可以編碼時間、原因、目的、方式等狀語從句。由於格標記、後置詞轄制的對象為名詞性成分，故先需通過名詞化標記使小句中動詞或動詞短語名詞化後方可綴接相應的格標記、後置詞。在形態學框架下，為與簡單副動詞構成完整的副動詞系統，故現代學界常將之統稱為複合副動詞。

回鶻語中常見的複合副動詞主要有：（一）時間複合副動詞：在名詞化後的小句非限定性動詞後綴接時一位格標記 +DA²，體現了時間標記由空間向時間語法化的語言類型共性，所構成的複合副動詞主要有 -mI²šDA²、-DU²QDA²。上述複合副動詞主要編碼同時性（Simultaneity）時間狀語從句，如例（7）；同時，該複合副動詞還可以與後置詞 *ken* ‘……之後’、*bärü* ‘……之前’ 複合，編碼諸如先時性（Anteriority）、後時性（Posteriority）時間狀語從句等下位類型，如例（8）；其中終點時界（*Terminus ad quem*）則是由獨立的複合副動詞編碼 -GI²nčA²。此外，同時性時間狀語從句還可以通過 -(y)A⁴r 形式泛時形動詞與後置詞 *ärkän* 的複合形式 {-(y)A⁴r *ärkän*} 表達，如例（9）。這些複合副動詞與佛教漢語中的時間狀語標記 {……時}、{……後} 等功能對應，如：

- (7) a. Chi-Suv. 卷 5 : p. 424a8-9 持此呪時，作如是法。

b. OU-Suv. V. 361/ 11-12

bu d(a)r(a)ni nom-uy tut-duqta munčulayu törü-n
此 咒法 -ACC 持 -CONV 如是地 儀軌法 -ACC
tut-miš k(ä)rgäk.
持 -PTCP 應該

（當持此咒法時，應該如是持儀軌法。）

- (8) a. Chi-Suv. 卷 10 : p. 455c24-25 佛涅槃後，於此法門廣宣流布，當令正法久住世間。

b. OU-Suv. X. 663/ 17-21

t(ä)ñrim, siz nirvan-qa kir-ü y(a)rliqa-mišta ken bu
世尊 您 涅槃 -DAT 進入 -CONV AUX-CONV POSTP 此

⁹ 回鶻語中用於編碼複合副動詞的次要格主要有 +DA² 形式時位格，標記時間、空間、範圍、比較基準等旁格論元；+GA² 形式與格標記目標、終點、方向、對象、受益者等論元；+(I⁴)n 形式工具格工具、方式、原因等論元；+DI²n 形式從格標記起點、原因等論元。搭配使用的後置詞則主要有 *üčün* ‘原因、目的’，*üzä* ‘上面、以……方式’，*tägi* ‘直到……’，*bärü* ‘從……以來’等。



nom ärdini-g keñürü yad-ip nomlug şazîn-îñiz-nî
經寶 -ACC 廣泛地 傳播 -CONV 教法 -POL.POSS.2SG.-ACC

yertinçü-tä ür keç uzun tur-γur-u tägingäy biz.

世間 -LOC 長久地 住 / 停留 -CAUS-CONV AUX-OPT.1PL

(世尊，當您進入涅槃後，我們將廣泛地傳播此經寶，使您的教法長久地留住於世間。)

- (9) a. *Chi-Hṛdaya-sūtra.* ^{no. 251, p. 848c6-7}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b. *OU-Hṛdaya-sūtra.* ^{U 5336 (T III 289)/ F06-F14, Yakup 2010: 226}

[ol üdün ko]nsim [bodis(a)t(a)]v tütrüm täring [b]ilgä pa[r]amitta

爾時 觀世音菩薩 甚深 智慧波羅蜜多

[yori-yur ärkjün ol [üd-tä bu beš] yükm[ä]k-lär-ig [alku k]urug

行 -PTCP POSTP 彼時 -LOC 此 五蘊 -PL-ACC 一切 空的

[ä]r-ür tep [y(a)ru]t-u kör-miš-kä alku [äm]gäk-lär-tin

COP-AOR.3SG QUO 照耀 -CONV 見 -PTCP-DAT 一切 苦厄 -PL-ABL

oz-a y(a)rliqa-miš [är]ti.

解脫 -CONV AUX-PTCP PTCL

(爾時，觀世音菩薩行甚深智慧波羅蜜多時，於彼時說著“一切都是空的”而照見此五蘊時，(眾生)從一切苦厄中解脫了。)

(二) 原因複合副動詞：名詞化後的小句非限定性動詞後綴接不同的引導原因的格標記(從格、工具格)或原因後置詞(*üçün* ‘因為、為了’，*üzä* ‘以’)來編碼，所構成的複合副動詞主要有 $-mA^2QTI^2n$ 、 $-mI^2sQA^2$ 、 $-mI^2sI^2n$ 、 $-mI^2s ücün$ 、 $-DU^2Q ücün$ 等；在表達否定語義時，小句非限定性動詞後或可使用完成義形動詞 $-mI^2s$ 的互補形式 $-yU^2Q$ ，但這種互補關係在回鶻語中並不總是那麼穩定。這些複合動詞常與佛教漢語中的不同的引導原因的介詞(前置詞、後置詞、框式介詞)短語{由\以\因……}、{……故}、{由\以\因……故}功能對應，如：

- (10) a. *Chi-Suv.* ^{卷 8 : p. 443b12} 由諸天加護，得作於國王。

b. *OU-Suv.* ^{VIII. 560/ 3-6}

üstün-ki t(ä)ñri-lär yügärü köy-ü küžätü -ü tut-maqtin

上界 -REL 天 -PL 親自 保護₂-CONV¹⁰ 持 -CONV

¹⁰ 回鶻語中常見語義相近、互補的同義詞對，行間標注中通過下標“₂”表示，下文亦同。

ötrü bol-urlar yirtinčü-tä uluy başdñ elik xan

所以 成為 -AOR.3PL 世間 -LOC 最大的王、汗

(由於上界諸天親自護持，所以他們於世間成為人王。)

(11) a. Chi-Suv. 卷 9 : p. 449c11 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

b. OU-Suv. IX. 606(2)/ 14-17

bu bol-mış üčün ol bol-ur.

此 有 -PTCP POSTP 彼 有 -AOR.3SG

bu tuy-mış üčün ol tuy-ar.

此 生 -PTCP POSTP 彼 生 -AOR.3SG

(因為此有，所以彼有；因為此生，所以彼生。)

(三) 目的複合副動詞：除了通過前述 -GA²II² 形式簡單目的副動詞編碼外，回鶻語還通過在名詞化後的小句非限定性動詞後綴接 +GA² 形式與格標記或者目的後置詞 *üčün* ‘因為、為了’ 來編碼。值得注意的是，回鶻語中的後置詞 *üčün* ‘因為、為了’ 具有雙重語義，這與漢語中的介詞“為” 具有同樣的表現。在回鶻語中，通過在小句動詞後綴接完成義形動詞或非現實性的動名詞以區分“原因” 與“目的”，即 {-GU² *üčün*} 或者 {-GA²II² *üčün*}。這種句法手段體現了語言類型的共性 (Shopen 2007: 250–251)，正如佛教漢語中 { 為慾…… }、{ 為慾……故 } 一樣。

(12) a. Chi-Suv. 卷 4 : p. 421c21 為度眾生故，分別說有三。

b. OU-Suv. IV. 335/7-10

täk tñl(i)γ-lar-iγ ozyur-ü qutqar-u y(a)rliqa-γalır üčün

僅 有情 -PL-ACC 度₂-CONV AUX-PTCP POSTP

anñn öñi adır-ıp ödür-üp üç tep y(a)rliqa-dñiz

是故 差別 分別 三 QUO AUX-PAST.2SG

(只為了救度諸有情，所以您分別其差異而說“有三”。)

綜上可見，佛教回鶻語狀語從句典型的編碼手段主要通過不同的副動詞來編碼，它們與漢文原典中引導狀語的連詞、介詞短語結構形成功能對應。嚴格來說，上述副動詞儼然已經能夠支持佛經翻譯的需求。但是，從回鶻語譯本的語言來看，回鶻語譯者顯然不滿足於這些形態標記，回鶻語狀語從句中還出現了多種不同形式的分析型句法成分（連詞、主句連接標記），使得回鶻語譯文呈現明顯的粘著性與分析性混合的句法現象。這些複合的句法標記的產生，應是佛經翻譯這一宗教活動影響的結果。佛經紀錄佛陀智慧，具有殊勝的宗教屬性，原典語言中每一個字詞都是神聖的，這就使得譯者需要竭盡所能地在目的語中尋找一切手段來對應原典語言中詞彙及語法成分。

下文中，我們將進一步考察，回鶻語譯文狀語從句編碼策略中，所呈現的多種不同的分析型手段。

3. 回鶻語狀語從句歷史發展

相較於碑銘時期的語言而言，回鶻語時期狀語從句主從複合的句法策略手段明顯更加豐富：在回鶻語自身固有居中後置的標記群核心屬性不發生變化的前提下，小句連詞使用的頻率增加，主句標記逐漸開始增多且成對使用並趨於穩定，關係名詞結構的使用進一步增多，逐漸表現出與佛經漢語狀語從句複合型句法表層結構保持一致的特性。以下為回鶻語狀語從句表層句法結構的概括性圖示：

核心句法結構：{ 主語 + V_{-} 副動詞標記 } 狀語從句，{ V_{-} 限定標記 } 主句
 發展句法結構：{ 連詞 + 主語 + V_{-} 副動詞標記 } 狀語從句，{ V_{-} 限定標記 } 主句
 { 連詞 + 主語 + V_{-} 副動詞標記 } 狀語從句，{ 主句標記 + V_{-} 限定標記 } 主句
 { 主語 + V_{-} 名詞化標記 + 關係名詞 - 領屬標記 - 格標記 } 狀語從句，{ V_{-} 限定標記 } 主句

目前，學者們對於回鶻語中大量連詞的來源仍未達成一致性的結論，但研究者們普遍認同回鶻語小句聯合策略中連詞使用增多這一事實（von Gabain 1974; Erdal 2004; Eraslan 2012; Karahan 2014）；而對於主句句首成對使用的連接標記以及關係名詞結構的句法功能的討論都未進一步系統展開。於此，我們僅以回鶻語譯本中假設狀語從句為對象，以核心條件副動詞標記、小句句首連詞、主句標記三個參數考察，就可以發現不同原典語言佛教文獻的回鶻語譯本中假設狀語從句編碼策略所表現出的歷時差異性，以及句法結構中使用頻率不斷增加的分析性成分。

表 1 不同歷史時期回鶻語佛教文獻假設條件句句法成分分布統計

歷史分期	文本名稱	條件副動詞	句首連詞			主句標記	
		-sA ² r	birök	qačan	q(a)lti	temin ök	ötrü
早期	《彌勒會見記（哈密本）》 ^(18例)	18	1	2		2	2
中期	《天地神咒八陽經》 ^(17例)	I.a	2				1
		I.b	2				1
		II.c	6				3
	《金光明最勝王經》 ^(144例)	140	44	5	4		52
晚期	《上師瑜伽》 ^(24例)	24	2	1			

從上表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假設條件句的編碼中，條件副動詞的核心地位從未發生變化；但隨著歷史發展，假設條件句中連詞使用的頻率明顯不斷增加，同時主句句首使用關聯標記的語例甚至多於僅使用條件連詞的語例。再到晚期譯本中，主句句首

已基本不出現標記，連詞的使用頻率也已明顯降低。可見，在以漢語為原典的回鶻語譯本中，為與原典語言複句句法結構形成嚴格功能對應，回鶻語假設條件句編碼手段變得更加豐富，使得這一時期回鶻語形態句法得到進一步發展。故於本節中，我們將以三類參數為依據，依次考察回鶻語狀語從句形態句法特徵及其歷史發展變化路徑。

3.1. 連詞使用的頻率增加

回鶻語時期的文獻語言句法編碼策略中，連詞的使用是比較典型的形態句法歷史發展特徵之一。然而，就小句連詞的來源及其使用增多的歷史原因而言，一直以來學者們並未達成一致性結論。但無庸置疑的是，從回鶻語早期文獻語言的出現開始，也即是摩尼教文獻始，連詞的使用就已經出現。聯合複句、偏正複句均有標誌句法語義不同的連詞，但相較而言這些連詞僅是附加手段，因為回鶻語自身核心連接策略手段是副動詞或者意合，連詞在句中的使用是可有可無且並不那麼頻繁的。不過，從已刊布的回鶻語佛教文獻文本不難發現，連詞的使用頻率的確有所增加，尤其是以連詞作為典型句法特徵之一的佛教漢語文獻的回鶻語譯本中。故此，為了能夠更好地對應原典的語言，回鶻語譯者在基於固有句法手段的基礎上，受到原典語言的影響，必然更加頻繁地使用自由且語義提示明顯的連詞，進而使得狀語從句的句法表層呈現連詞與副動詞複合的特點，也即 { 連詞 + V_{副動詞} } 的小句編碼模式。

回鶻語譯本中，常見的狀語從句連詞主要有時間狀語從句中的不定代詞 *qačan* ‘何時’，*näčädä* ‘於何時’，假設連詞 *birök* ‘如果’，*q(a)lti* ‘例如、如果’，*qačan* ‘何時、如果’，讓步連詞 *näčädä* ‘何時、雖然、即使’等；同時，還存在使用同義連詞詞對的現象。這些連詞與固有副動詞的複合形式與漢文原典不同的小句引導標記（連詞、後置標記）形成功能對應。其中，部分連詞多種句法功能的形成，也可能與漢文原典語言連詞語法化路徑有重要的聯繫，回鶻語中的對應標記複製了原典語言連詞不同的句法功能，並在不斷的對應翻譯操作中，逐漸形成多種功能。以 *qačan* 從不定時間代詞向條件連詞的語法化發展為例：

時間狀語從句中的不定代詞 *qačan*：

(13) a. Chi-Suv. 卷10：p. 452a7 是時，大地六種震動。

b. OU-Suv. X. 616/23–617/1-2

qačan barş ös(ü)g-i-n-tä täg-düktä, ötrü ol üdün

何時 雌虎 面前 -POSS-LOC 到達 -CONV 然後 那時

bu ayır uluŋ yayız yer altı türlüg-in täprä-di qabša-dī.

此 大地 六種 -INSTR 震動₂-PAST.3SG

（當（王子）達到雌虎面前時，那時大地便以六種方式震動起來。）

條件狀語從句中的 *qačan* :

- (14) a. Chi-Suv. 卷 8 : p. 439c13-14 若人誦持如是神呪請召我時，我聞請已，即至其所，令願得遂。

b. OU-Suv. VIII. 523/13-19

birök kim qayu kiši bu qutluγ d(a)r(a)ni-γ sözlä-yü
 若 誰 任何人 此 神聖的 陀羅尼咒 -ACC 誦讀 -CONV
 mini oqı-yu tägin-mıştä, m(ä)n ötrü olar-niγ
 我 =ACC 請召 -CONV AUX-CONV 我 那麼 他 =PL-GEN
 oqı-yu ötün-mış ötüg-lär-i-n äšid-ip olar-qa
 請召 -CONV AUX-PTCP 願望 -PL-POSS.3SG-ACC 聽 -CONV 他 -PL-DAT
 yaqın bar-ıp küsä-mış kösüş-lär-i-n qandur-γay m(ä)n
 靠近 去 -CONV 祈願 -PTCP 願望 -PL-POSS.3SG-ACC 使滿足 -OPT.1SG
 (如果有人誦讀著此神聖的陀羅尼咒並召喚我的話，那麼我在聽到他們所請召的願望後，就會向他們靠近並滿足他們所祈求的願望。)

- (15) a. Chi-Suv. 卷 5 : p. 426c5-6 若無是經，隨處隱沒。

b. OU-Suv. V. 395/24-396/1-2

qačan **birök** bu nom ärdini yitlin-sär yoqat-sar ötrü
 若 若 此 經寶 隱沒₂-COND.3SG 那麼
 adın nomluγ ärdini-lär ymä barča orun orun sayu
 其他 經寶 -PL 亦 全部 處處 POSTP
 yitlin-gäy yoqat-qaylar
 隱沒₂-OPT.3PL

(如果此經寶隱沒、消失的話，那麼其他經寶亦全部隨處隱沒、消失。)

- (16) a. Chi-Suv. 卷 6 : p. 428a17 若人命終，多生天上，增益天眾。

b. OU-Suv. VI. 412/14-17

qačan munta ät'öz qod-sarlar üküš-i barča
 若 此 =LOC 肉身 捨棄 -COND.3PL 多數 -POSS.3SG 全
 t(ä)γri yer-i-n-tä tuy-up t(ä)γri quwray-ī ašil-ur üstäl-ür.
 天上 -POSS.3SG-LOC 生 -CONV 天眾 -POSS.3SG 增長₂-AOR.3SG

(如果 (他們) 於此捨棄肉身， (那麼，他們中的) 大多數全都將轉生於天上， (並) 使天眾 (數量) 增長。)

世界語言中，均存在由時間標記向假設標記語法化的共性特徵 (Shopen 2007: 257-258)，例如佛教漢語中的 { (若) VP 時 } 結構 (江藍生 2002 ; 姜南 2011 ; 李

博寒 2021)。而對於回鶻語中的假設小句結構 {*qačan* (*birök*) VP-sA²r_{假設副動詞}}，一些學者認為其仍處於時間與條件語義模糊的過渡態中 (Erdal 2004: 496)；但若從回鶻語譯文與漢文佛經的平行比較來看，同一部文獻中該結構就已經能夠表達假設語義，這標誌著 *qačan* 已基本語法化為了假設連詞，且被譯者普遍用於對應漢文原典典型假設條件小句 {若……}，如例 (15)、(16)。本文認為對漢文原典假設複句結構的翻譯進一步促使連詞 *qačan* 的語法化並使之趨於穩定：首先，回鶻語譯者在漢文原典 {(若) VP 時} 結構的對譯中，已經嘗試對譯出該結構中的後置假設語氣詞“時”，正如例 (14) 所示，譯者將假設語氣詞“時”字對譯為回鶻語典型的時間複合副動詞，但同時又於小句句首使用了典型假設連詞 *birök*。如果沒有漢文原典的平行對照，很可能會使得讀者在時間與條件語義的選擇中產生歧義；然而這種翻譯呈現卻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推導：回鶻語譯者在準確理解原典構式所表達的假設語義的基礎上，確有嘗試翻譯假設語氣詞“時”字的行為，但最終在這種嘗試中另謀出路，選擇通過更加自由的不定時間代詞 *qačan* 來對應漢文原典的假設語氣助詞“時”字；同時，為了不產生歧義，在句中使用典型假設連詞 *birök* 與之共現；隨後 *qačan* 單獨與假設條件副動詞複合使用，就明確標誌了連詞 *qačan* 的進一步語法化與逐步穩定，最終成為了引導假設小句的連詞。

3.2. 主句標記的固定使用

相較於連詞而言，回鶻語狀語從句編碼中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歷史發展特徵是主句句首使用的連接標記。對於主句連接標記的使用，儘管一些學者已經注意到了這些主句標記重要的連接作用，但並未得到回鶻語研究領域學者們的廣泛關注 (Erdal 2004: 331)。通過漢文原典與回鶻語譯本的平行比較，可以發現佛教回鶻語中主句句首出現了一些主句連接標記，且這些標記與原典的連接標記形成嚴格的平行對應，再與狀語小句編碼標記進一步複合，形成多標記複合的句法手段，標誌著主句句首成為重要的句法位置。

主句連接標記是中古時期佛教漢語重要的小句編碼策略之一，這些連接標記是漢語固有的句法成分，它們大致經歷了從時序關聯向邏輯連接發展等多種語法化路徑 (張麗麗 2012, 2015；林怡岑 2022)，並與小句的連詞成對搭配固定使用，使得複句語義的獲取在句法層面相較於意合形式變得便捷而明晰。然而，於主句句首使用連接標記並不是回鶻語歷來固有的句法手段，但從回鶻語的語料可以明顯發現，回鶻語譯文主句句首位置的確大量使用了這些分析性的句法成分，且明顯與漢文原典形成對應，而且這些句法成分還在佛教漢語的影響下進一步向語用標記發展。回鶻語中比較常見的主句標記有時序連接標記 *ötrü* ‘然後’、*temin* (*ök*) ‘才、就’，原因—結果連接標記 *anin/ anı ücün ~ anı* ‘所以’，條件—結果連接標記 *ötrü* ‘那麼、就’，讓步—轉折連接標記 *inčip yänä* ‘但是’等，如：

時序連貫複句



(17) a. Chi-Suv. 卷 2 : p. 413b28

爾時，世尊聞此說已，讚妙幢菩薩言。

b. OU-Suv. II. 125/ 19-22

ol üdün, t(ä)ñri t(ä)ñrisi burxan, ol somakeṭu bodis(a)t(a)v-tin tül-i-n-tin
 爾時 世尊 彼妙幢菩薩 -ABL 夢 -POSS-ABL

uq-miš bu šlök nomluṭ ötüḡ-i-n äšid-ü y(a)rliqa-p, ötrü
 理解 -PTCP 此伽他之言 -POSS.3SG-ACC 聽 -CONV AUX-CONV 然後

somaketu bodis(a)t(a)v-iṭ öḡ-ä alqa-yu y(a)rliqa-di.

伽他之言 -ACC 稱讚₂-CONV AUX-PAST.3SG

(那時，世尊從彼妙幢菩薩，聽完其講述夢中所聽聞的此伽他之言，然後(這樣)稱讚了妙幢菩薩。)

原因狀語從句

(18) a. Chi-Suv. 卷 5 : p. 425b12-13

一切聖人於行、非行，同真實性，是故不異。

b. OU-Suv. V. 376/ 20-23

q(a)lti qamay qut bul-miš tözün-lär, yori-ḡuluq yori-ma-ḡuluq
 譬如 一切 得解脫 -PTCP 聖人 -PL 行 -PTCP 行 -NEG-PTCP

nom-lar-niñ kertü töz-i-n-gä birik-miš üčün, anin
 法 -PL-GEN 真實性 -POSS.3G-DAT 同一 -PTCP POSTP 是故

öñi är-māz tep tet-ir.

相異 COP-NEG.AOR.3SG QUO COP-AOR.3SG

(譬如，因為一切得解脫的聖人與行、非行之諸法的真實性(是)同一，是故稱為“不異”。)

c. OU-Suv. VI. 411/22-23-412/1-2

bu oq avant tilyay üzä ötrü č(a)mbudivip yertinčü-tä
 此 E.PTCL 因緣 OSTP 所以 瞻部洲 -LOC

enčgü äsängü māñi ögrünčü üküš tālim, bodun kara köp qalın bol-ur.

安樂 安穩 多的 人民 中多 COP-AOR.3SG

(正是由於此因緣，所以瞻部洲內多有安樂、人民興旺。)

條件狀語從句

(19) a. Chi-Suv. 卷 4 : p. 422a3-4

若受持者，是人則為報諸佛恩。

b. OU-Suv. IV. 336/ 6-10

anin, kim qayu tinl(i)ḡ-lar bu nom ārdini-g tut-sarlar tāgin-sārlär,
 因此 誰 任何人 -PL 此經寶 -ACC 受持 -COND.3PL

ol yalañuq-lar **ötrü** *alqu burxan-lar-qa utli sävinč*
 彼眾人 -PL 那麼 一切 佛 -PL-DAT 恩報
tägür-miš bol-γaylar.
 使到達 -PTCP COP-OPT.3PL

（因此，如果任何人受持此經寶的話，那麼那些人就將回報一切諸佛。）

回鶻語譯文中主句句首位置出現的連接標記，相當一部分是從表示“……之後”語義的後置詞重新分析後語法化而來的。在回鶻語中固有的表達中，比較常見的是用於連接句中的“原因”與“結果”的副詞 *ötrü*，如例（18c）。它這種句法功能的獲得可以基於其自後置詞的身份反推而知，同樣遵循了從時序關聯向邏輯關聯語法化的一般路徑，這一點與漢語中大量的關聯標記的語法化路徑具有類型共性，這即為其複製漢文原典關聯標記的其他語法功能創造了條件。在漢文原典的影響下，回鶻語中表示“……之後”語義的後置詞之間形成了互補分布的主句標記系統，以與漢文原典標記形成對應：

（一）副詞 *ötrü* 主要用於引導時序、條件—結果之間的關聯，如例（19）；（二）副詞 *temin* 或單獨或與強調助詞 *ök* 的複合形式對應關聯副詞“方”、“乃”連貫語義的表達；（三）後置詞 *basa* 則形成 *andata basa* 等短語結構，用於與中古時期的雙音節連貫標記“然後”形成對應，如例（3）。此外，這些句間的連貫標記，在漢文原典的佛經語篇結構連貫策略的影響下，還進一步發展為語篇連貫標記，用於前後語篇的連貫或者語篇話題的轉換等。

3.3. 關聯名詞結構的增多

除上述典型的狀語從句編碼手段以外，回鶻語譯漢文佛典中還有相當數量的關係名詞短語結構與原典中引導狀語從句的介詞短語功能對應。回鶻語中關係名詞結構（relational noun construction, Erdal 2004: 406）主要用於編碼狀語小句，與典型的副動詞不同，該結構中的中心語（關係名詞）與綴接名詞化標記的非限定動詞之間呈現領屬關係，隨後在整個複合的領屬關係構式的最外層再綴接格標記。儘管關係名詞結構並不若副動詞結構那麼典型，但這種複合結構也具備一定的普適性，與典型的副動詞的句法功能一致。

副動詞結構：{ 主語 + V_{-副動詞 / 名詞化 + 格標記 / - 名詞化 + 後置詞} }_{狀語從句}，{ V_{-限定標記} }_{主句}
 關係名詞結構：{ [(主語 + V_{-名詞化標記}) + **關係名詞**]_{- 領屬標記} }_{格標記} }_{狀語從句}，{ V_{-限定標記} }_{主句}

關係名詞結構的中心語——關係名詞，常常是語義較為寬泛、抽象的名詞，最典型的是編碼空間關係的方位名詞。若從形態句法的視角來看，關係名詞結構也可以被看作是參與從句所述事件的一個旁格論元引導的關係小句結構。這種關係名詞結構相較於一

般的關係小句結構更加規約化，只提取小句中有關的時間、地點、原因、依據等論元。該旁格論元與名詞化後的核心事件在句法層面呈領屬關係，由 +(s)I² 形式第三人稱領屬性人稱標記，最後在該領屬結構的外層綴接 +DA² 形式位格標記。

在早期如尼文碑銘文獻時期，關係名詞結構常見於空間關係表達。直至回鶻語時期，佛教文獻中出現了更多抽象的關係名詞，諸如 *tiltay* ‘原因’，*uyur* ‘緣由、時候’，*küč* ‘力量、原因、憑借’，*üd* ‘時候’ 等。此外，還有為了對應佛教漢語中依據義介詞“依”進而新近產生的關係名詞 *tayaq* ‘依靠’ < *tayaqliy* ‘依靠、可依靠的’。該詞顯然也是回鶻語基於自身固有的構式結構，因應佛經翻譯的需求而產生的；其語法化進程揭示了語言接觸的影響，在重新分析以及類推等機制的相互作用下逐步完成語法化。需要注意的是，依據義關係名詞 *tayaq* 後所常綴接的格標記存在差別（葉爾旦 2024）。從語言的類型學視角來看，世界語言中大量的介詞或者格標記均有從關係名詞語法化而來的例子，例如佛教漢語中的後置原因標記“故” > “……之 + 故”，後置時間標記“時” > “……之 + 時”等（姜南 2011；王繼紅 2014）。佛教回鶻語中關係名詞結構的增多，顯示出的是譯者對原典語言的深入理解，及其基於自身語言系統進行的有效創造和發展。例如：

時間關係名詞 *üd*

- (20) a. Chi-Suv. 卷 6 : p. 430a12-14 世尊！我等四王及與無量百千天神，并護國土諸舊善神遠離去時，生如是等無量百千災怪惡事。

b. OU-Suv. VI. 435/ 5-11

aṭi kötrülmiš ayaṇqa tägimlig t(ä)ṇr-im, inčip biz qamaṇ t(ä)ṇri-lär,
世尊 應供 -POSS.1SG 這樣 我們 一切天 -PL

tözün yavaš qut vaḥšik-lar, kayu yer orun-tün täz-miš üq-dä,
善神 -PL 任何 地方 -ABL 逃離 -PTCP 時候 -LOC

bu muntay ada tuda-lar yaviz artak törü-lär üküš bol-ṣay.

如此 苦厄 -PL 災禍 -PL 多的 AUX-OPT.3SG

（世尊、應供，我等諸天、善神遠離之時，如此之災禍惡事就會變得非常多。）

原因關係名詞 *tiltay*、*uyur* 以及 *buyan küč* ~ *küč*

- (21) a. Chi-Suv. 卷 6 : p. 428/a21-a23 由得聞此正法之水甘露上味故，增益汝等身心勢力。

b. OU-Suv. VI.6a.413/22-1

bu nom-uy āšid-māk uḡur-ī-n-ta nom tōz-i-n uq-maqlīy
此法 -ACC 聽聞 -VN 原因 -POSS.3SG-LOC 法本 -ACC 明白 -PTCP
noš tatīy üzä köñüllüg idiš-lär-i tolu bol-up...
甘露味 POSTP 身心勢力 -PL-POSS.3SG 充實 AUX-CONV

（由於（他們）以明了法本之甘露味而聽聞此法，（所以）能夠使他們的身心勢力變得充實……）

- (22) a. Chi-Suv. 卷 9 : p. 444c14 因彼開演經王故，東方現成不動佛。
b. OU-Suv. IX. 578/20-23

ač-a yad-a uqit-miš buyan küč-i-n-tä bu nom-uy,
廣₂-CONV 演說 -PTCP 功德力 -POSS-LOC 此經王 -ACC
öñtün yīñaq orun-ta agsubi atl(i)γ burḡan bol-dī.
東方 -LOC 稱名不動的佛 AUX-PAST.3SG
（由於他廣說此經，（所以）於東方出現了不動佛。）

依據義關係名詞 *tayaqintin ~ tayaqliyin ~ tayaqinqa*

- (23) a. Chi-Suv. 卷 2 : p. 409c10-11 是故二身依於三昧，依於智慧，而得顯現。
b. OU-Suv. II. 68 /21-23

anin, bu nomluy ät'öz tayaq-ī-n-tin b(ä)lgür-miš uluy samadi dyan-li
因此 此二法身 依靠 -POSS-ABL 顯現 -PTCP 大三昧定 -COORD
uluy bilgä bilig-li-niñ tayaq-ī-n-qa ašnuqī iki ät'öz-lär
大智慧 -COORD-GEN 依靠 前二身 -PL
b(ä)lgülüg bol-ur.
顯現的 AUX-AOR.3SG

（因此，依於因依此法身而得顯現的大三昧定及大智慧，前二身得以顯現。）

- (24) a. Chi-Suv. 卷 5 : p. 425b1-2 譬如鼓聲，依木、依皮及桴手等故得出聲。
b. OU-Suv. V. 375/ 7-9

inčä q(a)lti iyač-qa qoγuš-qa toqīγu-qa elig-kä tayaqliy-īn
譬如 木、皮、桴、手 -DAT 依靠的 -INSTR
temin ök küvrüg-tin ün ün-är.
才 鼓 -ABL 聲音 發出 -AOR.3SG
（譬如，依於木、皮、桴、手，才從鼓中發出聲音。）

在上述關係名詞結構中，以原因關係名詞結構為例，我們可以發現它們與佛教漢語中原因名詞“故”的語法化存在類型共性：在回鶻語中關係名詞 *uḡur*、*tiltay* 常與

佛教術語“因”、“緣”等具有原因語義的詞彙對應，它們與漢語的原因名詞“故”之間存在語義共同項。回鶻語譯者在翻譯中，基於自身固有的空間關係名詞結構，可能有意識地對其進行平行替換，並在此過程中沾染了漢語 {NP/VP + 之 + 故} 的結構並進一步進行語碼調試，進而形成 {NP/VP_{·名詞化} *uγur/tiltay-ï-n-ta*} 結構。而關係名詞 *buyan küč ~ küč* ‘功德力’ 的產生，則可能是回鶻語自身內部類推作用的結果，這一關係名詞的使用伴有回鶻語譯者對佛教因果論的思考，將“功德”與“果報”之間的作用力具象化，體現了詞彙隱喻機制的作用。古代漢語中的關係名詞結構 {NP/VP + 之 + 故} 進一步語法化為後置詞，並持續影響了漢語原因狀語從句的句法編碼形式；而回鶻語中原因關係名詞結構由於固有的原因後置詞的存在，雖並未進一步語法化，但這一構式也同樣持續影響現代突厥語族的語言，如現代哈薩克語中的相似原因結構。

表 2

佛教漢語	現代漢語
{…… + 之 _{領屬} + 故} < {……故}	{(基於 / 由於)…… + 的 _{領屬} + 原因}
佛教回鶻語	現代哈薩克語
{... <i>uγur/tiltay-ï</i> _{領屬} -n-ta} < {... <i>buyan küč/küč-i</i> _{領屬} -n-tä}	{... <i>sebep-i</i> _{領屬} -n-de}

4. 回鶻語狀語從句的語言接觸影響

從前述章節可見，回鶻語狀語從句的編碼始終以副動詞作為其核心手段，這符合其語言後置—粘著性的語序特點。然而就其歷史發展而言，我們的確也可以看到，佛教回鶻語狀語從句的編碼中出現了一些與其存在接觸關係的周邊語言的句法特徵：

(一) 開始廣泛使用的連詞系統。回鶻語自身固有的形態句法手段已經足以編碼不同的狀語從句，但與回鶻語存在接觸關係的周邊語言（如吐火羅語、漢語）均表現出典型的連詞手段強勢的特點，同時基於佛經翻譯的根本屬性，致使回鶻語自身需要使用一定的連詞對應不同源頭語結構，但對於這些連詞的來源，學界相關詞源學解釋仍未有統一的結論。然而從其不同歷史階段的文獻可見，早期文獻中連詞這一句法成分的使用始終較為平和，隨著其歷史發展，尤其在以漢語作為原典的譯本中，連詞的使用就顯得相當頻繁，同時還出現了連詞對的形式，這可能也與中古漢語時期普遍存在的雙音化現象有關。最終直至元代，考察以漢語、藏語為原典語言的兩類譯本系統可見，其語言核心特點與前一階段的語言始終保持一致的情況下，漢語原典的譯本連詞使用明顯更加豐富，而藏語原典的譯本連詞明顯減少。

(二) 關係名詞結構的使用和發展。從回鶻語中關係名詞結構的句法功能來看，其與典型的副動詞相似且存在互補關係。就世界語言而言，大量的介詞、格標記存在

兩種主要的語法化源頭，動詞性的成分與名詞性的成分，而這些名詞性的成分就主要來源於關係名詞結構（劉丹青 2003: 87–90）。漢語是關係名詞結構比較豐富的語言，現代漢語中仍然活躍著大量的關係名詞結構。在中古時期佛教文獻的歷史發展中，我們同樣也可以看到“故”、“時”等關係名詞向後置性標記發展的案例。受制於存世文獻年代、類別等因素的限制，對於回鶻語中的關係名詞我們很難給出完全準確的來源解釋，但就與其存在接觸關係的語言來看，漢語中存在數量可觀的關係名詞結構。誠然，我們不排除回鶻語自身演變的可能性，諸如對佛教漢語介詞“依”翻譯的案例，顯示了自身演變的過程，其演變的基礎實是回鶻語中普遍使用且已成熟的其他關係名詞結構，而促成其演變的外因則是佛經翻譯這一非自然語言接觸活動。

（三）主句句首成為重要的句法位置。這一特徵是回鶻語形態句法中一個重要的現象，目前仍未得到學者們的廣泛關注。早期文獻中，回鶻語中已經存在關聯原因與結果的主句句首的副詞標記 *ötrü*，這一標記可能是回鶻語自身固有發展的結果，所體現的是 OV 型語言中語序條件限制下的語法化，即從後置詞進一步語法化為後一小句句首連接標記（陳健榮 2018）。隨後直至回鶻語譯佛教文獻時期，專職的原因—結果主句標記 *anin* ‘是故’等分化了固有標記的功能，而這一原始標記就回歸到了事件時序連貫的使用中，並進一步語法化為了條件—結果連接標記。這一時期，回鶻語主句句法位置出現了大量的標記，用於各種邏輯語義關係的關聯表達。這可能也同樣存在漢語的接觸影響，從時序關聯向邏輯連接的發展是漢語中主句標記語法化的普遍路徑；同時，漢語複句的編碼更傾向於不同的小句與主句標記的組配使用。回鶻語中表示之後義的空間後置詞在這一語法化路徑的影響下，從前一小句的後置標記重新分析成為後一小句的主句句首標記，並再次向邏輯語義關聯發展，且這種組配模式的影響力在佛教回鶻語中逐漸擴大，催生了主句句首標記與小句連詞、後置標記複合的多標記模式。

（四）最終向語言核心特徵的回歸。元代回鶻語晚期佛教文獻譯自漢語、藏語兩種不同的原典文獻，其中回鶻語譯漢文文獻語言仍保持這種混合性質特點不變，與漢文原典呈現明顯的對應關係。但是藏語原典文獻的譯本中，則呈現明顯的變化，連詞、關聯標記等自由的分析性句法成分的使用明顯減少。這也可能變相驗證了，前一時期譯本的語言與漢文原典語言所呈現的緊密的對應關係。藏語與回鶻語具有後置型語言的類型共性，二者核心的句法手段相似性較高，這可能一定程度上促使譯自藏文原典的回鶻語譯本語言表現出向經典粘著性結構回歸的傾向。

綜上，本文所要強調的“接觸影響”並不是從“無”到“有”的過程，而是在“有”的基礎上，也就是從回鶻語自身固有的句法手段或者分析性成分的庫藏中，尋找能夠與源頭語形成功能對應的成分。在摩尼教時期的存世文獻中，已經開始出現連詞等分析性成分的使用；在吐火羅語的譯本中，連詞的使用也是相對較為顯著的，直

至往後的從漢文原典譯制而成的文本中，用於對應的固定程式化的表達進一步強化，並在這種固定使用中，再內化為普遍使用的程式，最終影響突厥語族語言的歷史發展。最後，從對藏文的翻譯我們可以看到，分析性成分的使用開始減少，但同時並行的漢文佛教文獻的譯本中，則仍保持統一的語言風格。由此可見，佛經翻譯這一非自然語言接觸活動的接觸影響受到功能對應這一翻譯核心原則的制約，進而強化原典語言結構的影響，並在再循環和不斷自我修正中，被固定下來，逐步形成了佛教回鶻語。佛教回鶻語所體現是突厥語族語言歷史發展進程中一個重要的混合階段，而影響這一混合階段的則是始終與其存在接觸關係的漢語。

5. 結語

回鶻語佛教文獻翻譯自不同源頭語的佛教經典，翻譯是其核心屬性，從回鶻語譯本所反映的實際情況來看，譯者始終堅持平行功能對譯的原則，即依據回鶻語自身的特點，與原典語言進行功能性對應；同時，由於佛教經典的宗教神聖屬性，即使是原典語言中任意一個分析性的句法成分或語序特點等，都要表現在譯本語言中。這使得譯者需要對原典語言中難以對應的句法成分進行創造性的句法操作，自然目的語譯本中就會呈現出一些有別於核心語言結構的成分。這些創新性的對譯結果使得回鶻語中出現了相當數量的新詞彙、固定句式表達以及形態句法標記，回鶻語呈現進一步發展的混合樣態，也使得我們能夠基於這些新成分反推與之產生接觸關係的源頭語對其帶來的影響。

本文以回鶻語中若干狀語從句為考察對象，基於與漢文原典的平行比較，展示了回鶻語譯本語言狀語從句的典型句法結構以及部分非典型的句法特徵。通過比較，我們可以發現佛教回鶻語開始表現出更加穩定的分析性句法特徵，且大部分的非典型特徵均可以找到與其存在接觸關係的漢語中的源出結構。儘管，當今學者普遍認同回鶻語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總體呈現穩定的態勢，但如果我們通過目的語與源頭語之間的平行比較，仍可以進行細緻的推導，明確不同階段回鶻語與源頭語之間的對應關係，以及回鶻語所產生的自適應情況。正如本文所討論的譯自於漢文原典的回鶻語譯本，其中出現了數量可觀的分析性句法成分。它們與源頭語在句法層面的對應關係非常明顯，使得佛教回鶻語呈現出顯著的由粘著向分析—粘著混合的發展態勢。

回鶻人自西遷至高昌、甘州地區，所生活的多民族混居區域中，漢語一直以來都是地區性強勢語言。在佛教文獻領域，漢語同樣呈現強勢特點，這從今天所刊布的絕大多數回鶻語存世文獻均可以找到其漢文原典得以窺見。那麼，我們可以進一步提出問題：漢語是否對回鶻語的發展呈現接觸性影響呢？基於這樣的目的，本文從回鶻語狀語從句的句法結構、編碼策略等視角出發，嘗試推出部分與漢語可能存在接觸關係的對應結構。同時，由於大量的回鶻語早期佛教文獻並不明確標注翻譯的時間、譯者、所依據原典等信息，以及受到存世文獻自身限制，很多時候我們很難對所刊布文獻進

行準確的斷代工作，只能推測該文本可能產生的大致歷史時期，並且難以找到能夠覆蓋回鶻語不同歷史發展階段的不同類別的文獻語料。此外，上文中所分析的部分句法結構，它們與漢文原典句法結構存在顯著的對應關係，但這些構式也在以吐火羅語為源頭語的早期文本中出現和使用。這一現象是否可以說明漢語可能早已對佛教回鶻語產生過影響，抑或可以說明在佛教回鶻語形成的早期階段可能同時存在漢語或吐火羅語的譯場，且二者交融共鑒（阿依達爾·米爾卡馬力 2025）。對此，目前學界還難以給出絕對的證據，但至少我們可以補充影響佛教回鶻語早期階段的語言還包括佛教漢語。

本文基於所搜集整理的語料，進一步描寫和分析了回鶻語狀語從句與佛教漢語之間呈現的平行對應關係以及可能存在的接觸性影響。儘管我們很難給出狀語從句歷史發展過程中明確的時間截點，但從這種討論中我們可以認識到從漢語的視角反觀回鶻語本體研究的重要性，未來的研究需要我們基於更廣泛的語料去討論，進一步深化回鶻語的本體研究，在國際回鶻語文學領域展現我國學者的學術影響力。

附錄

縮略語

1	first person	第一人稱	IMP	imperative	命令語氣
2	second person	第二人稱	INSTR	instrumental	工具格
3	third person	第三人稱	LOC	locative	位格
ABL	ablative	從格	NEG	negative	否定
ACC	accusative	賓格	OPT	optative	祈願語氣
AOR	aorist	不定過去時	PAST	past tense	過去時
AUX	auxiliary	助動詞	PL	plural	複數
CAUS	causative	使動語態	POL	polite	尊稱
COND	conditional	條件副動詞	POSS	possessive	領屬性人稱
CONV	converb	副動詞	POSTP	postposition	後置詞
COORD	coordinative	並列連詞	PTCL	particle	助詞
COP	copula	繫動詞	PTCP	participle	形動詞
DAT	dative	向格	QUO	quotative	引語標記
E.PTCL	emphatic particle	強調語氣助詞	REL	relative suffix	關係後綴
EQU	equative	比擬格	SG	single	單數
GEN	genitive	領屬格	VN	verbal noun	動名詞

鳴謝

感謝中國歷史研究院“絕學”學科扶持項目“回鶻文獻學”（項目編號：2024JXZ006）對本文寫作所給予的支持，本文系該項目階段性研究成果。此外，還要感謝北京外國語大學劉釗老師，感謝他將即將出版的《金光明經》回鶻語譯本的最新校勘本供我使用，為本文寫作提供了極大

便利。同時，還要感謝兩位匿名審稿人提出的意見與富有建設性的建議，這些建議顯著提升了本文的質量。論文中所出現的問題，均由本人負責。

參考文獻

- 阿依達爾·米爾卡馬力。2007。從敦煌出土回鶻文佛教文獻看漢語對回鶻文佛典語言的影響。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博士學位論文。Aydar Mirkamal. 2007. *Cong Dunhuang chutu Huihuwen Fojiao wenxian kan Hanyu dui Huihuwen Fodian yuyan de yingxiang*. Wulumuqi: Xinjiang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 阿依達爾·米爾卡馬力。2025。出土文獻與回鶻佛教史的重構。西域研究 2。7–9。Aydar Mirkamal. 2025. *Chutu wenxian yu Huihu Fojiaoshi de chonggou*. *Xiyu Yanjiu* 2. 7–9.
- 陳健榮。2018。論並列連詞語法化的條件。當代語言學 20(1)。40–60。Kin Wing Kevin Chan. Lun bingle lianci yufahua de tiaojian. *Dangdai Yuyanxue* 20 (1). 40–60.
- 耿世民。2008。回鶻文哈密本《彌勒會見記》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Shimin Geng. 2008. *Huihuwen Hamiben “Mile Huijianji” Yanjiu*. Beijing: Zhongyang Minzu Daxue Chubanshe.
- 江藍生。2002。時間詞“時”和“後”的語法化。中國語文 4。291–301, 381。Lansheng Jiang. 2002. Shijianci “shi” he “hou” de yufahua. *Zhongguo Yuwen* 4. 291–301, 381.
- 姜南。2011。基於梵漢對勘的《法華經》語法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Nan Jiang. 2011. *Jiyu Fan-Han Duikan de “Fahua jing” Yufa Yanjiu*.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李博寒。2021。佛經翻譯對“時”的語法化之影響。漢語史學報（第二十四輯），123–133。Bohan Li. 2021. Fojing fanyi dui “shi” de yufahua zhi yingxiang. *Hanyushi Xuebao*, di’ershi ji. 123–133.
- 林怡岑。2022。承接連詞“則”的用法與相關發展。清華中文學報 27。5–61。Yi-Chen Lin. 2022. Chengjie lianci “ze” de yongfa yu xiangguan fazhan. *Qinghua Zhongwen Xuebao* 27. 5–61.
- 劉丹青。2003。語序類型學與介詞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Danqing Liu. 2003. *Yuxu Leixingxue yu Jieci Lilun*.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王繼紅。2014。基於梵漢對勘的《阿毗達磨俱舍論》語法研究。北京：中西書局。Jihong Wang. 2014. *Jiyu Fan-Han Duikan de “Apidamo Jushelun” Yufa Yanjiu*. Beijing: Zhongxi shuju.
- 葉爾旦。2024。佛經翻譯語境中的語言接觸——以佛經漢語介詞“依”的回鶻語對譯為例。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第二十二輯），164–179。Erdan Ye. 2024. Fojing fanyi yujing zhong de yuyan jiechu: Yi Fojing Hanyu jieci “yi” de Huihuyu duiyi weili. *Xiyu Lishi Yuyan Yanjiu Jikan*, di’ershier ji, 164–179.
- 張麗麗。2012。從回指到承接——試論“就”與“即”承接功能的來源。臺大中文學報 38。309–358。Li-Li Chang. 2012. Cong hui zhi dao chengjie: Shilun “jiu” yu “ji” chengjie gongneng de lai yuan. *Taida Zhongwen Xuebao* 38. 309–358.
- 張麗麗。2015。“便”的語法化考察。臺大文史哲學報 83。151–202。Li-Li Chang. 2015. “Bian” de yufahua kaocha. *Taida Wenshizhe Xuebao* 83. 151–202.
- 朱慶之。1992。佛典與中古漢語詞彙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Qingzhi Zhu. 1992. *Fodian yu Zhonggu Hanyu Cihui Yanjiu*. Taipei: Wenjin chubanshe.
- 朱慶之。2009。代前言：佛教混合漢語初論。見佛教漢語研究，1–32。北京：商務印書館。Qingzhi Zhu. 2009. Daiqianyan: Fojiao hunhe Hanyu chulun. In *Fojiao Hanyu Yanjiu*, 1–32.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Aikhenvald, Alexandra Y. & R.M.W. Dixon (eds.). 2005.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A Cross-linguistic typ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dgerton, Franklin. 1953.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Eraslan, Kemal. 2012. *Eski Uyğur Türkçesi grameri*. Ankara: Türk Dil Kurumu.
- Erdal, Marcel. 2004. *A grammar of Old Turkic*. Leiden: Brill.
- Foley, William A. & Robert D. Van Valin, Jr. 1984. *Functional syntax and universal gramm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abain, A. von. 1974. *Alttürkische Grammatik*, 3. Aufl. Wiesbaden: Harrassowitz.
- Jumabay, Uldanay. 2023. Formal and functional approaches to subordination in Kazakh. *Orientalia Suecana* 72. 76–99.
- Karahan, Akartürk. 2014. *Eski Uyğurcada Bağlaçlar*. Ankara: Grafiker Yayınları.
- Kasai, Yukiyo. 2008. *Die uigurischen buddhistischen Kolophone*. Turnhout: Brepols.
- Kortmann, Bernd. 1997. *Adverbial subordination: A typology and history of adverbial subordinators based on European languages*. Berlin & Boston: Mouton de Gruyter.
- Oda, Juten. 2015. *A Study of the Buddhist sūtra called Säkiz yükmäk yaruq or Säkiz törlügin yarumış yaltrımış in Old Turkic*. Turnhout: Brepols Publishers.
- Ótót-Kovács, Eszter. 2015. *The syntax of non-finite clauses in Kazakh*. Szeged: University of Szeged dissertation.
- Rachmati, Gabdul Rašid. 1936. *Türkische Turfan-Texte VII. Mit sinologischen Anmerkungen von Wolfram Eberhard (APAW 1936)*. Berlin: Verlag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 Shogaito, Masahiro. 1991. *Kodai Uiguru Bun Abidatsuma Kusharon Jitsugi Sho no Kenkyu I*. Kyoto: Shokado. 庄垣内正弘。1991。古代ウイグル文阿毘達磨俱舍論実義疏の研究 I。京都：松香堂書店。
- Shogaito, Masahiro. 1993a. *Kodai Uiguru Bun Abidatsuma Kusharon Jitsugi Sho no Kenkyu II*. Kyoto: Shokado. 庄垣内正弘。1993a。古代ウイグル文阿毘達磨俱舍論実義疏の研究 II。京都：松香堂書店。
- Shogaito, Masahiro. 1993b. *Kodai Uiguru Bun Abidatsuma Kusharon Jitsugi Sho no Kenkyu III*. Kyoto: Shokado. 庄垣内正弘。1993b。古代ウイグル文阿毘達磨俱舍論実義疏の研究 III。京都：松香堂書店。
- Shogaito, Masahiro. 2008. *Uiguru Bun Abidaruma Ronsho no Bunken-gaku no Kenkyu*. Kyoto: Shokado. 庄垣内正弘。2008。ウイグル文アビダルマ論書の文献學的研究。京都：松香堂。
- Shopen, Timothy (ed.). 2007.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2, *Complex construc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an Valin, Robert D., Jr. 2021. Cosubordination. In *Challenges at the syntax-semantics-pragmatics interface: A role and reference grammar perspective*, 241–254. Cambridge: Cambridge scholar publishing.
- Yakup, Abdurishid. 2010. *Prajñāpāramitā literature in Old Uyghur*. Turnhout: Brepols.
- Zieme, Peter. 1976. Singqu Sāli Tutung – Übersetzer buddhistischer Schriften ins Uigurische. In Walther Heissig, John R. Krueger, Felix J. Oinas & Edmond Schütz (eds.), *Tractata Altaica: Denis Sinor, sexagenario optime de rebus altaicis merito dedicata*, 767–775. Wiesbaden: Harrassowitz.



- Zieme, Peter. 1989. Die Vorrede zum alttürkischen Goldglanz-Sūtra von 1022.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Türklük Bilgisi Araştırmaları)* 13. 237–243.
- Zieme, Peter. 1992. *Religion und Gesellschaft im uigurischen Königreich von Qočo: Kolophone und Stifter des alttürkischen buddhistischen Schrifttums aus Zentralasien*.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A Study on the Diachronic Change of Adverbial Clauses in Old Uyghur in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Contact

Erdan Ye

Xin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

Buddhist texts constitute the principal body of extant Old Uyghur literature, traditionally recognized as being composed in a standardized written language. Based on the diachronic change of the Turkic language family, scholars generally agree that this written language remained essentially unchanged over the following centuries. However,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Old Uyghur translations against their source texts reveals significant historical evolution within the morphosyntactic system. Focusing on several Chinese Buddhist texts translated into Old Uyghur,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adverbial clauses. The parallel comparison demonstrates that, while translators employed native Uyghur syntactic devices to correspond to the source structures, there was a gradual increase in the use of conjunctions within adverbial clauses. Furthermore, specific leading particles, which correspond fixedly to the original texts, frequently appear at the beginning of main clauses, and various relative nominal constructions were analogically extended. Consequently, the language of these Buddhist translations exhibit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alytic syntactic features. This diachronic development of adverbial clauses further proves the impact of Buddhist scripture translation—a phenomenon of unnatural language contact—on linguistic evolution.

Keywords

hybrid Buddhist Chinese, Old Uyghur,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texts, language contact, adverbial clauses

通訊地址：烏魯木齊 天山區 新疆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學院

電郵地址：erden0203@yeah.net

收到稿件日期：2024年8月16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5年12月29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6年2月27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6年3月26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6年4月30日

